



宋画如小令

最喜欢看宋人画的山水，总觉得看宋画如读小令，很能体现诗中有画、画中有诗的美学精神。

宋人中，米芾与米友仁父子的“米家山水”，呈现着一派烟雨蒙蒙的景象，见“米家山水”如见江南景物，有一种空灵温润之感，似可闻烟雨中隐约传来的鸪声、落花声、流水声以及垄上耕种的吆喝声。“米家山水”具有浓浓的诗意，崇尚的是天真浑融境界，有文人情趣，让人想起白居易的《忆江南》。

米氏父子之外，还有一个李成，这个人很喜欢画寒林荒野，落笔萧疏，画心孤寒，善用泼墨，山水树木一派清寒虚旷的意绪，具有层次感和空间感。他的这种画风，深深影响了“元四家”之一的倪云林。李成开山水画的荒寒之境，以山水写心意，最接近宋词的境界，也最能体现文人士大夫的心态与审美。

宋人的小幅花鸟如小令，诸如一些无款的枇杷小鸟或是荷花、桃花等，不仅极具视觉之美，更体现着宋人在辞章布局上的精心。我曾反复欣赏马远与夏圭这两个文人画家存世极罕的真品及

图录。前人称马远为“马一角”，称夏圭为“夏半边”，真是妙不可言。马远的一幅《梅石溪凫图》，画面上梅枝斜出石岸，烟水中有几只凫雁浮动，像今天摄影家的镜头，把山水最具有诗意的一角移来纸上，别出心裁，完全是写词的手法。“马一角”的特点，绘画史上评语说得好：峭峰其上，而不见顶；绝壁直下，而不见脚；近山参天，远山则低；孤舟泛月，一人独坐。其作品体现的是一种美丽、幽远、宁静的氛围与心境，画技则妙至毫巅，大别于范宽等人笔下的雄奇。“夏半边”也高明得很，落笔苍古淋漓，剪裁山水如剪裁衣服，布局既妙，设计又巧，信手画来，浑厚苍润，景为僻静奇异之景，境为出尘清幽之境，文字难抒其情，难描其态。故宫博物院所藏夏圭的《雪堂客话图》，取雪山山景之半，画

宋人的酒趣

魏晋之际有“竹林七贤”，其中以刘伶为酒中之仙，一醉三年。唐人的舞与诗，离不开酒，这是颇有定论的。杜甫写过“酒中八仙”，其中李太白斗酒诗百篇。饮酒到了宋代，更是喝出了花样与奇闻逸事。我在披阅若干史籍之后，便有了宋人好饮的印象。自古诗文鼎盛之际，酒文化也必定发达。据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，北宋熙宁年间东京城每年需糯米30万石来酿酒，而宫廷内用以酿酒的糯米也在8万石左右。酒之于世，上自缙绅，下达闾里，文人墨客，渔夫樵父，无一日缺此君。宋代有一位著名的宰相叫薛居正，“饮酒至数斗不乱”，而宋真宗也有豪饮斗酒不醉的海量。至于一般文人墨客与市井中好饮者，够得上酒圣或酒仙级别的，也就不胜枚举了。

宋代的人好饮，因此酿制的美食极多，有记载的酒名就有二三百种。其中，宋代最大最有名的酒楼樊楼（亦名“丰乐楼”）所酿的两种酒“和旨”与“眉寿”颇享盛名。宫廷名酒中有“蔷薇露”与“流香”，口感极佳，柔和芳香，民间不可能喝到。每个州府都有地方品牌，如临安市场畅销的“中和堂”“雪醴”“皇都春”“和酒”，扬州畅销的“琼花露”，湖州畅销的“六客堂”，镇江的“浮玉春”“稻波春”，南京的“秦淮春”，温州的“蒙泉”，等等。地方名酒遍地都是，若非宋人好饮，酒业不可能如此发达。

饮酒是宋人的一种生活方式，更是雅士名流特立独行的标志。北宋名士石曼卿作诗填词以险怪奇峭著称于世，而

他饮酒的做派，更可以说是惊世骇俗，若放到传媒发达的今天，定能炒出天外飞仙的大新闻来。史书上说，此人饮酒有多种饮法，如龟饮、囚饮、巢饮、默饮，创意奇特。据说，石曼卿任海州通判时曾遇另一超级酒鬼刘潜，二人结为酒中知己，在东京城王姓酒店比拼默饮，即斗酒。“终日不交一言，至夕，无酒色，相揖而去。明日，都下传王氏酒楼有二仙来饮。”棋逢对手将遇良才，难分胜负。

当年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也是一位酒中豪杰，《醉翁亭记》写的就是他与文人雅士聚会酣饮的事，所谓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或许乃文人托词尔。而天才的苏东坡，不仅善饮，且善酿，所酿之酒大异于市井品牌，介乎果酒与黄酒之间，酒的度数不高，极为养生。东坡对自己的发明十分得意，不仅遍邀好友共饮，且著文记之。

宋代饮酒成风，酒业发达，因此制酒者都颇有广告意识，用各种手段推销自家产品，常见的是高悬酒帜或牌匾，也有创意新奇的游行宣传。史载南宋时临安有13家官办的酒厂，大家为营销纷纷组织游行队伍走上大街。队伍以鼓乐为核心，后跟着骑马的艳妆女子，队伍前头则有风流少年挑着美酒，闹腾腾喜洋洋穿市而过。更讲究一点的，在队伍中安排“八仙”饮酒表演，可谓快乐的广告宣传攻势。在宋代，大小酒店立于都市与村寨，各类酒仙酒圣酒怪遍布江湖。酒风之盛，以宋朝为最。

宋代不仅出酒中英豪，也出了了不起的诗家词客。酒与诗文，似乎总是相关联的。（刘鸿伏）

# 风雅宋人（二题）

## 诗苑

### 颂歌三唱

#### 唱给党

大道回望忆峥嵘，国际悲歌壮豪情。使命千钧救中国，初心万念为苍生。伏魔降妖战危难，扶正祛邪修强功。潮头奋楫海天阔，岂惧回滩忆年轻！

#### 唱给祖国

一扫长夜东方红，覆地翻天看巨龙。拥核拥星震豺虎，开放开发迎黎明。强国何有半日懈，富民不留一户穷。大道行健齐奋进，天佑中华向复兴！

#### 唱给人民

抖落卑屈做主人，万木葱茏正逢春。根植华夏万载土，情系慈母一根针。行如汉字求方正，志似珠峰总凌云。锦绣万里向未来，一步一方中国印！

（嘉昌）

### 又是一年秋风起

山河忽晚，人间已秋。

几场秋雨过后，天气一天一天地凉了，突然的天高云淡，风清气爽，让人思绪渺远。看着悠悠淡然的远山，心一下子沉静了许多，自有云水寥廓的良多趣味。

每日按部就班地沿南河道走，岸柳及槐树依然翠绿，只是风雨过后，路面上铺满了带黄的落叶，暗含了一叶落而知秋的那句老话，构成了一幅悠然恬淡的清秋景象，醉人的秋开始蔓延。

浅秋是一年中最舒适的季节，雨后，旷日持久的燥热被一扫而去，有一种舒适的惬意，不冷不热，秋光清浅，蓝天澄澈，一切都是刚刚好。这时的风变得清凉，可依然是满眼青绿，河水和树木相互辉映，特别地舒目，看着远山，听微风拂过树梢的声音，思绪忽远忽近地飘。与自然相融，才切切实实感受到了秋天的魅力。

初秋的微风轻拂，阳光也从炽烈转为温柔，天空呈现出深邃无垠的蓝。在这样的天气里，我们可以看天高云淡，可以品风弄月，可以写诗作画，把急促的流光挽住。秋天最能激发人们的雅兴，可欣赏万物的静谧，沐浴秋风的温柔，随心走在田间小路上感受秋味，欣赏秋风带来的曼妙轻柔，迷醉在怡人的秋光里寻寻觅觅，看成熟季节的硕果累累，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。

走在这样的季节，草地芬芳，天空蔚蓝，清风万里，鸣叫的蛩发出断断续续的吟唱，放眼广袤的原野，楚楚清秀，让人心驰神往。

秋风无形自有情，秋风过处便有了意境，以“我”观物，处处带有丝丝缕

缕诗的感觉。“离离暑气散，袅袅凉风起”，“碧云天，黄叶地，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。”清秋中的草木，被风一吹，秋色也就醉人了一，一经诗人点化，便成了诗，成了词。

面对秋，人们或唱它的明净，它的成熟，它的收获；或吟它的寂寥，它的萧条，它的凄凉。读古往今来的咏秋之作，可得到一种人生哲学。

秋风吹不尽，总是故园情。秋天，令人思念重重，牵肠挂肚。秋天是一个易感伤的季节，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微凉的风吹来，牵出一片思念的情思，引发人的思乡情怀，在这样的时节中，看着身边那一片茂密的芦苇，自然想起远方的人，不由自主愁绪满怀，立即闪现出欲说还休的无奈和“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的柔情与苦涩。

秋天的风带着清凉，更能引发凄苦的愁绪。目睹秋雨淋漓，黄叶飘零，碧水长天一派凄寒，难免触动天凉好个秋感慨。

不同的人对季节有不同的感受，由此带来迥异的神思。金风送爽，硕果飘香之际，秋天带来惬意与美好的同时，一年离岁尾也就不远了。

是啊，岁月不居，霜风凄紧，时光荏苒，又是一年秋风起，看着黄叶飘飞，有一种岁月匆匆的紧迫感。

细想起来，人的一生恰如自然界的四季，从幼年到老年，我们经历了人生四季的变化，到了人生的秋天，已然没有可浪费的时间了。

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，一切悲叹都是徒劳的，时间长河中的一切必然都会逝去，惟勤奋努力，方能留住岁月，享受秋日的美好……（文/王荣）



绿树幽草胜花时（轴画）

### 早餐里的烟火

以及锅里、蒸屉里冒出的热气，总让人对热气腾腾的生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。

南北早餐差异很大，北方的早餐往往以面食为主，比如武汉的热干面，甘肃的牛肉面，而作为经典早餐搭配的豆浆油条或包子稀饭，更是很多北方城市的早餐标配。

到了南方，则是各种粉的天下，桂林的米粉、南宁的老友粉、柳州的螺蛳粉以及广东很多城市都有的肠粉、濠粉。还有一些城市，或许是地理位置的因素，则是既有粉，也有面。岳阳作为湖南最北的一个城市，再往北走就进入湖北境内了，他们的早餐则是粉也有面。有意思的是，在岳阳街头，很多早餐店的名字就叫“有粉有面”，一目了然，任君选择。

我出生在北方，一直到18岁上大学去南方求学，然后留在南方工作、生活。所以南北方的早餐我都吃得惯。

我生活的城市桂林，早餐可以选择福建的馄饨、沙县小吃等，但米粉一家独大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米粉价格更加实惠。20年前我刚来这里的时候，一碗米粉只要一块二，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同样一碗米粉，也不过5块钱。如果吃其他早餐，5块钱往往很难吃得饱，米粉却有肉有菜，很多米粉店还送免费的豆浆、稀饭，超高的性价比比其他早餐很难撼动桂林米粉龙头老大的地位。

不过我吃过的最难忘的一次早餐，还是在柳州一个叫鹿寨的县城吃到的濠粉。

濠粉店的老板娘，穿着干净的白围裙，戴着厨师帽，左手握一个圆柱形的长柄漏勺，右手持一个小铁勺，从边上的桶里舀一勺糊状的米粉倒进漏勺。只见她手持漏勺，在一个盛满沸水的大铁锅里，朝顺时针方向缓缓转动。漏勺里的米粉糊就从漏勺底部的圆孔里一根根漏进了

### 晚饭花开

的，多得不得了的红花；非常热闹，但又很凄清。”书中的主人公王玉英就坐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前，这样的文字简直是一幅画。

我住的小区晚饭花也很多，一丛丛，没有什么章法，不像是有人特意栽种的，可能是小鸟衔来的几颗种子，落在地上后就生长得如此郁郁茂盛，绿色的枝头绽出一丛丛玫红色的喇叭状花朵，给绿肥红瘦的秋景增添了妩媚和生动。

周末，山里寻秋。刚下过雨的山里空气格外清新，林间鸟雀鸣啾，行走在林间

小径，愈发幽静。中午，饥肠辘辘。顺着台阶在山顶寻到一个寻常院子，一股熟悉的香气袭来，顺着香味寻去，石墙旁居然是一丛丛从如烂的晚饭花，不光是我常见的红色、黄色或者紫红色，还有白色晚饭花。

厨房里，一对老夫妻正在给游人做饭，热情能干的大娘随手掐了一把红薯叶，出锅时又撒了一把野山韭，一大碗热气腾腾的西红柿鸡蛋面出锅了。都说“九月韭，神仙见了不想走”，几个游客有凳子不坐，端着面蹲坐在石墙根就着山风吸溜，吃得真香。

### 肥瘦之间

评书贵瘦硬，此论未公吾不凭”，苏轼自己的字就是矮矮的、扁扁的、肥壮的，看他的《寒食帖》就很典型。苏轼的朋友黄庭坚，讥讽他的肥字是“石压蛤蟆”，他笑嘻嘻还击，说黄庭坚的瘦字是“死蛇挂树”，这两位真是“幽默力”旗鼓相当的知己。

用“肥瘦”形容水、形容字，都不及形容花多。女词人李清照的字典里若没个“瘦”字，才必得要减损一半。李清照有个雅称“三瘦词人”，来自她的三个名句：

知否，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  
新来瘦，非干病酒，不是悲秋。  
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  
人瘦，黄花瘦，海棠花更瘦，一时之间，不知该怜人还是惜花。  
说起瘦的花，第一个跳到脑海里的，无疑是菊，秋寒瑟瑟，斜立晚风，独影伶仃，菊和瘦天然绝配。还是李清照的《咏

白菊》：新秋闹，雪清玉瘦，向人无限依依——她是真的喜欢“瘦花”。

《浮生六记》里说，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，沈复觉得，秋到了，分明是人瘦，菊花正肥呢。

不论菊花是肥是瘦，栀子花肯定是肥的，“升堂坐阶新雨足，芭蕉叶大栀子肥”，作家汪曾祺说栀子花粗枝大叶，香气浓得掸不开，不为文人雅士所喜。肥肥大大的栀子花，确实具备老百姓喜爱的“热烈皮实”的平民气质。

植物里瘦的还有松，辛弃疾赠朋友词：“席上君看，竹清松瘦，待与青春斗长久。”意思是你身材苗条，如松如竹，青春尚多呢。

植物一瘦，便形态袅娜，楚楚有致，堪入诗入画。

然而，马历来以肥为佳，“朝朝富几门，暮暮肥马尘。”同学少年多不贱，五陵

铁锅的沸水里。有句话形容一些东西遇水即化，而漏粉恰恰相反，遇水成形，像一条条银鱼一样随着水花在锅里翻滚，很是好看。

煮一两分钟，用长柄锅铲把“银鱼”捞在碗里，然后加上猪肉末，就可以交给顾客了。顾客端着碗来到调料桌旁，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各种配菜，有笋丁、切碎的酸豆角、萝卜丁、香菜、辣椒等，这一点倒是和桂林米粉很像。添好了配菜，用筷子拌匀，就可以大口朵颐了。

送一口漏粉进嘴里，爽滑筋道，各种配菜也是香辣可口，不一会儿就吃得额头冒汗，十分过瘾。

当然，全国各地的早餐，我吃过的不过九牛一毛，如果有机会，还是要去各地尝一尝，去感受早餐里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气息。（苑广阔）

几株粗壮的晚饭花开得正艳，香气四溢。爱说爱笑的大娘说这花生命力顽强，天种天出，每天也就是淘米洗菜水顺着墙根流淌过去，就把花滋养得蓬蓬勃勃。花开得层层叠叠，紫色、黄色，有几个黄紫混色，小喇叭一样，溢满欢喜。

“地锅鸡、清炒豆角、野韭菜炒土鸡蛋！”干净热闹的农家院吸引游客不断进来吃饭点餐，我的眼前是芳香四溢的晚饭花，花后面是两个老人忙碌的身影和爽朗的笑声。（董全云）

衣马自轻肥”，古代肥马相当于如今的豪车，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。看古画里的马儿，都是圆肥的身子，那几条细腿让人担心撑不住它的身体。

入口的东西也是肥的好：“梅子金黄杏子肥”“桃花流水鳜鱼肥”“白酒新熟山中归，黄鸡啄黍秋正肥”……脂甘肥浓，才能安顿舌尖和肠胃，才能呼应丰收的喜悦。

人，竹清松瘦固然精神，胖一点也行，环肥燕瘦，各美其美。人最怕的是“俗”。还是东坡讲的：人瘦尚可肥，士俗不可医。

据说东坡还有一首诗：无竹令人俗，无肉使人瘦，不俗又不瘦，竹笋焖猪肉。真是东坡写的？无可考证。但是他发明了东坡肉，是真的。竹笋焖猪肉，肥瘦搭配，确实是人间美味。（童年）

这些年来，因为出差，因为旅游，我去过很多城市，每次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住宿，到了第二天，我都会刻意避开开酒店的早餐，即便一些酒店会提供免费的早餐券，我也很少去吃。这倒不是我多么富有，或者对早餐多么挑剔，我就是想尝尝当地人吃的早餐。

我感觉只有吃了当地的早餐，才能离当地人更近一些。尤其是坐在街边的早餐店里，看着店里进进出出的人群，



秋日的午后，当窗外的紫茉莉传来淡淡幽香的时候，我拿起汪曾祺的小说集《晚饭花集》。这本书首先打动我的，并不是汪曾祺先生的文笔，而是书名：晚饭花。“晚饭花就是野茉莉。因为是在黄昏时开花，晚饭前后开得最为热闹，故又名晚饭花。”这是汪曾祺在文章开头就告诉读者的话。汪先生文中的晚饭花开得热闹又恬静：“晚饭花开得很旺盛，它们使劲地往外开，发疯一样，喊叫着，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。浓绿的，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；殷红的，胭脂一样

读刘震云的小说，看到一句“肥肥一江水”，感叹“肥肥”二字用得真好。自小在江边长大的我，立马能想到春夏之交，江水日渐丰腴上涨，随波荡漾，好像时不时要扑过堤面来，浸染人鞋袜的景象。

其实“肥水”不算创新用法，古语用“山寒水瘦”来形容土地贫瘠，或象征秋冬的枯索凋敝，有瘦水，自然就有肥水，“瘦水”虽然没有“肥水”的活波雪亮、讨人喜欢，却最适宜进入宋元文人雅致的水墨画。

说到传统书画，“肥”“瘦”除了给水作定语，也常用来形容书法的风格。宋徽宗赵佶超喜欢“瘦字”，以至于开创了“瘦金体”；“颜筋柳骨”为人称道，也都是偏瘦的字，杜甫说“书贵瘦硬方通神”，无疑他欣赏有骨力、挺拔瘦削的字。不过苏轼表示反对，他说“杜陵